

Shadow of the Sun

集中營的 黎明

穿越死亡鐵路的
日軍戰俘家書

馬妮·布洛姆／著
By Marney Blom

魯鈍客／譯

各方推薦

「《集中營的黎明》描述一個英勇的荷蘭家庭，如何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歷程的故事。這也是一個關於行經死蔭幽谷時，仍然對神懷著信心和信靠的普世性故事。他們在苦難的火爐中所經歷的熬煉，宛若電影情節，也適時教導我們：即使在最絕望的情況下，仍要信靠神。如同我所感受的，這個家庭彼此之間堅強的愛將會啟發、鼓勵和溫暖你的心。或許你也會像我一樣，因為神永恆不變的信實與祂所行的神蹟而熱淚盈眶。」

——**克里斯·米契爾**（Chris Mitchell）

CBN新聞中東辦公室主任

「《集中營的黎明》讓我們看見為了自由和民主所需付出的昂貴代價。透過二戰當中一個宣教士家庭被撕裂和殘酷對待的真實生活故事，這部歷史小說以最真切的方式觸動了靈魂的最深處。」

——**洛娜·杜克**（Lorna Dueck）

十字路基督教傳媒集團（Crossroads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前任首席執行長

「馬妮·布洛姆根據其先祖的真實經歷寫下一篇引人入勝的故事。以二次大戰期間的東南亞為背景，這個故事深深吸引人心，也成為今日啟發人心的功課。最重要的是，這個故事向我們每個人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到底是為何而活？

馬妮是一位有講故事天賦的人。我喜愛好書，那種會讓你放不下——會觸動人類情感並提供生活應用真理的好書。而你將可以在《集中營的黎明》中找到這些特質。預備好衛生紙，花些時間進入這個有恩膏的故事之中，並預備好你的生命將被改變！」

——派翠西亞·布斯瑪（Patricia Bootsma）

加拿大救火事工（Catch the Fire Canada）聯合資深領袖

「我的堂姊馬妮生動地描繪了宣教士家庭在二戰中受到日本壓迫的苦難。在我們爺爺寫給奶奶的信中，他所提到在日本戰俘營中個人的苦難經歷令人讀來深受觸動。他們是如何生存下來的？為何對於敵人幾乎沒有苦毒？他們甚至是在宣教禾場遭遇這樣的事，怎能不改變對神的看法？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神到底在哪裡？而他們竟能在如此的絕境中找到祂。這個故事讓我啞口無言，深深思索神的恩典和我存在的事實。我熱切推薦這本書。」

——門諾·赫爾姆斯（Menno A. Helmus）

比荷盧葡萄園教會（Vineyard Benelux）

創辦人及團隊負責人

「一本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令人驚嘆，深深吸引你的書！我們與吉利安一家人一起度過戰爭的恐怖，感受過他們的痛苦，嚐過他們的恐懼，同時也在可怕的黑暗中找到真光。

這本書回答了神今日對我們每個人發出的問題：『如果我是你所僅有的，是否就足夠了呢？』這個家庭在經歷嚴苛的試煉中找到了答案。」

——伊恩·羅斯 (Ian Ross)

天父的心事工 (Father Heart Ministry) 執行主任

「這是一個令人著迷，由當事人孫女巧妙撰寫而成的生動故事，根據她祖父奇蹟般被保存下來的信件而寫成。《集中營的黎明》不僅因神奇蹟般的保護而吸引人，同時也顯露了人在遭遇嚴重苦難時內在生命的運作狀況。在讀過這個真實的故事之後，實在無法不去探索自己的靈魂，並對生命的優先次序重新評估。」

——韋恩·希爾斯登 (Wayne Hilsden)

耶路撒冷萬王之王社群 (King of Kings Community Jerusalem) 共同創辦人 and 主席，FIRM (Fellowship of Israel Related Ministries，以色列相關事工團契) 主席

目 錄

各方推薦	003
推薦序	009
序幕	011
1 與神同去	013
2 宣教	021
3 家在心中	031
4 紅色	043
5 切斷	063
6 東印度淪陷	073
7 芙樂兒，我愛你	087
8 死亡危機	097
9 天皇統治	113
10 未知的目的地	131
11 天開了	147
12 階下囚	165



13	死亡鐵道	185
14	靈魂的暗夜	207
15	在回家的路上	227
16	鞋匠	249
17	太陽升起	263
18	剛強壯膽	269
19	盼望的囚徒	285
20	航空郵件	301
21	特別快遞	319
	後記	341
	致謝	344
	尾註	347
	作者介紹	349



17

CHAPTER

太陽升起

泰國塔瑪坎戰俘營，1944年5月

前往日本的第一段行程，是一段搭乘貨運火車到新加坡長達2000公里的艱辛旅程，這與兩年前首次搭乘火車到凌庭一樣恐怖。

荷蘭戰俘再次像牛群一樣，被趕進不見天日的生鏽火車車廂裡。白天他們在令人窒息的高溫下汗流浹背；晚上則因為穿著不足而瑟瑟發抖。食物供給明顯不足，每天只有兩次機會可以獲准下車解手。

儘管情況類似，但戰俘的心情和態度已經截然不同。由於受到極端不人道的對待和惡劣的環境淬煉，他們不再為自己擔心，對於離開熟悉的事物也不再感到焦慮。

四天後，囚犯被載到新加坡的火車站，換成運輸卡車

將他們接到港口。在碼頭上，他們被迫在烈日曬到發燙的人行道上站立了很久的時間。到了下午，許多人因超過華氏一百度的高溫 and 疲勞而站立不住。

一艘被日軍搶來的大型法國郵輪被用為他們的海上運輸工具。日本平民和士兵登船後，戰俘們再次被趕進光線昏暗的貨艙中。裡面的空氣污濁、炎熱、令人幾乎無法呼吸，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戰俘的區域中到處都爬滿了蛆。

這些人長期處於昏暗的狀況下，讓他們不知道是白天還是晚上。但是，他們很快了解，這艘日本運輸船就是一個移動標靶，如果盟軍在國際水域發現他們，將毫不留情地展開攻擊。被困在貨艙內，就好像在等死一樣。

門諾從背包裡拿出幾本書，用毛巾捆起來當作枕頭。由於船艙裡沒有床鋪，他在骯髒的地板上躺下，很快就睡著了。

不到4500公里的旅程開始不到一周，水痘就在乘客中爆發。像門諾這樣上了年紀的戰俘受害最大。他有兩次被帶到甲板上讓守衛用冰涼的海水澆淋他。

某一天，清涼的海水從他頭上澆下，他被迫將頭向後仰以便呼吸。儘管一開始澆水時會感到刺痛，但這也極大地緩解了他全身上下發癢的紅疹。

由於從頭到腳都在滴水，門諾朝著生鏽的鐵欄杆走去，等待自己晾乾。看著一望無際的蔚藍大海使他的精神

活了過來。他沉浸在這幅美景之中，卻在無意間看見兩艘日本驅逐艦隨行在船的兩側，並有低空偵察機從頭頂飛過。原本還想要和戰友們分享所見到的情況，但他突然想起，觀察日軍的活動是被嚴格禁止的。

但為時已晚，一名守衛已經注意到他了。

「Kotcha Koi!」（過來！）日本人帶著威嚇的聲音，用日語說出了那句令人害怕的命令，意味著他即將受罰。

門諾在恐懼中跑向樓梯，但立刻發現那完全行不通的。他在船艙中如何能夠逃脫？當守衛找到他時，懲罰恐怕只會更加嚴厲。他停了下來，順從地轉身走了回來。

走了幾步到士兵旁邊，只見士兵把槍舉起來，像一根球棒一樣，朝門諾的頭部一擊一擊地打下，把他的耳膜打到裂開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在耳朵裡爆發，門諾跪在地上，緊抱著鮮血直流的頭。當他再次蹣跚爬起時，守衛猶豫了一下，放他一馬，讓他回到牢房。「我最好不要跟其他人談到這些軍事行動！」他想。

第二天晚上警報聲響起時，船正要駛入一個日本港口。美國軍機從頭上呼嘯而過，然後俯衝下來。投下的炸彈離他們僅幾碼遠，這股力道使得船隻搖晃傾斜。日本驅逐艦與美國戰機交火，但沒有擊中，然後飛機便迅速消失在夜空中。

這場交火吵醒了船艙中的囚犯，但門諾卻是到了第二

天早上才知道的。他什麼都沒聽到。他受損的那隻耳朵已經完全失聰，而整個過程中他都枕著那隻好的耳朵，因此睡得很沉。



1944年6月6日，經過兩個星期艱難的海上旅程後，門諾和其他戰俘被帶到了九州島的港口城市門司（Modji）。有傳言說，盟軍當日也越過英吉利海峽向德軍發動攻擊。這事如果屬實，是否表示戰爭即將結束？日本人嘲笑這種荒謬的想法。

他們是最後一批下船的人。下船時，囚犯們眯著眼睛，用手遮住敏感畏光的眼睛。突然曝露在陽光之下，以及眼前令人難以想像的新世界，讓他們不知所措。門司是一個有著各式各樣汽車、喇叭聲、交通、動物以及矮小黑髮的日本人自由走動的繁忙中心。戰俘們凝視著從事日常活動的人們、冒出香味的食物餐車，以及最讓人矚目的高聳建築物，這些都是他們未曾見過的。

分神的司機和乘客們停下腳步，盯著這群骯髒、沒刮鬍子、瘦骨嶙峋的巨人們，被武裝的日本士兵趕著通過繁忙的市集廣場。透過鑲嵌在巨大建築物上的辦公室窗戶，年輕的女性職員瞠目結舌地凝視著下面這支奇特的遊行隊伍。

戰俘們進到陌生的外國環境後，放慢了步伐。走在門諾旁邊的戰俘揚（Jan）抬起下巴說道：「從來沒有想像過會有這麼高的建築物！」

「我想他們也從未想像過會有這麼高的人！」門諾指著他的戰友說道。當地一群好奇的行人佇足盯著這些高了他們一倍的荷蘭人。一位焦慮的日本母親把她兩歲左右的男孩拉近了一些，好讓他儘量遠離這些外國巨人。

門諾看見一名守衛用威脅性的眼光怒視著他，不禁哆嗦。要是任憑那個人擺佈的話，不知道會有什麼遭遇？突然間，守衛開始對戰俘們大叫起來，要他們加快腳步前進。門諾向前傾到揚的耳邊說道：「我們對當地人來說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這應該讓他們很緊張。」戰俘們餓著肚子，疲憊不堪，而且對新環境感到陌生，於是他們繼續向前走去。



戰俘們完全沒有預料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他們再次乘坐鐵路旅行，但是這次所坐的是有座位和窗戶的客車。他們感覺自己好像皇室一般！火車駛向福岡（Fukuoka）以北50公里，長崎（Nagasaki）以北190公里的中間市（Nakama），能夠看到沿路的鄉村風光實在太令人開心了。

到達中間市拘留營的福岡第21號分所後，這些人都分

配到整齊乾淨的營房，當中還設有美麗的餐廳和與之相連的廚房。他們先被帶到宿舍安頓，然後去吃晚餐——一碗豐盛而美味的蔬菜湯。

在日本，生活開始顯得有文明。對門諾而言，這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緩和。相較於被分配到煤礦從事辛苦的工作，他和另外兩名囚犯——雅各（Jacob）和利未（Levi）被指派到廚房工作，他為此感到欣慰。作為廚師雅各和戰俘廚房負責人利未的廚房助理，門諾需要從事許多僕役的工作，但這也意味著不需要進到礦坑，他對此尤其感恩。

門諾還感謝神，他不必直接與監督礦工營的嚴厲日本上尉打交道。取而代之的是，他和同伴只需要向上尉的下屬軍官和他的兒子松本（Matsumo）報備。門諾和松本經常交談，建立起了友誼。隨著彼此的信任度提高，松本甚至和他分享了自己未來的夢想。

應這位年輕日本士兵的要求，門諾同意用他唯一的一本英文書籍——日內瓦紅十字會聖經，私下教他英語。能夠有機會教導和鼓勵其他人，帶給門諾很大的滿足感，分享有關神的故事也是如此。於是他們的友情繼續發展。

作為交換，松本同意在檢查期間將門諾寫給芙樂兒的信件藏起來。儘管這是被禁止的，他們兩人卻都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如果戰火與苦難不只摧毀生命， 還恢復了人的愛與自省……

門諾與芙樂兒新婚後遠從荷蘭來到東印度群島（今印尼），獻身宣教、辦學，並養育土生土長的七個孩子。然而日本帝國發動侵略後，東印度迅速淪陷，門諾從軍遭到俘虜，輾轉移送到泰緬死亡鐵路等地做苦工，妻小則被長年囚禁在爪哇。家人們被迫分離，在集中營裡飽受凌虐、過勞與飢餓所苦，掙扎於生死邊緣。

門諾在苦難中，驚覺自己多年來以服事神為名，不斷忽略家人需求，實則掩飾了對個人成就的野心與追求。痛悔之下，他冒險寫下一封封家書，把內心對家人的愛與思念化為真摯的文字，這也成為他在迫害中活下去的動力。同時，芙樂兒獨力照顧七名幼童，在恐懼與勇氣中等候丈夫歸來。

門諾一家能否度過烈日風暴的死亡威脅，再次平安團圓呢？本書由門諾的外孫女馬妮整理先人當年的家書、照片，以寫實為本、創作為輔的筆法寫成，不僅留下了動人的家族記憶，也為人類歷史最黑暗的一頁留下光明的見證：無論夜晚多漫長，只要保持愛與盼望，黎明終將到來。



總經銷
ELIM
以琳書房

屬靈甘泉・來自以琳

總經銷

Mod E 寶隆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626-7585-83-2

00450



9 786267 585832 EED23